

增 為風 吟賦

行禮 潮州 朝華夕拾 時事新編

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而已集

三國集 二心集 南腔北調集

偽自由書 堆風月談 花邊文子

其六雜文 其七雜文二集 其八雜文三集 其九雜文四集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遺 集外集拾遺補編

中國小說史略 漢文書史綱要

古籍序跋集 譯文序跋集

兩地書 其七書信 魯迅日記

1210.4

13

2006

华盖集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盖集/鲁迅 著. - 2 版.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ISBN 7 - 02 - 005836 - 1

I. 华… II. 鲁… III. 鲁迅杂文 - 选集
IV.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0792 号

责任编辑:王海波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周小滨

华 盖 集

Hua Gai Ji

鲁 迅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3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7 - 02 - 005836 - 1

定价 12.00 元

本书收作者 1925 年所作杂文三十一篇。
1926 年 6 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
印行九版次。

目 录

题记	1
----------	---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一至二)	7
青年必读书	10
忽然想到(一至四)	12
通讯	20
论辩的魂灵	29
牺牲谟	33
战士和苍蝇	38
夏三虫	40
忽然想到(五至六)	42
杂感	49
北京通信	52
导师	56
长城	59
忽然想到(七至九)	61
“碰壁”之后	70
并非闲话	78

我的“籍”和“系”	85
咬文嚼字(三)	90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92
补白	105
答 KS 君	117
“碰壁”之余	121
并非闲话(二)	129
十四年的“读经”	134
评心雕龙	141
这个与那个	146
并非闲话(三)	156
我观北大	165
碎话	168
“公理”的把戏	173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182
后记	187

题 记^[1]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2]。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3]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4]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5]，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6]。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

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7]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8]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9]。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10]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11],作为发言之地,可借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

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12]东壁下。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二期。

〔2〕 大方之家 见识广博的人。《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3〕 伟大的人物 这里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经说他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脱的途径。后来坐在菩提树下苦思七日,终于悟出了佛理。下文的三世,佛家语,指个体的过去(前世)、现在(现世)、未来(来世)。天眼通,也是佛家语,所谓“六通”(六种广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天人师,佛的称号。

〔4〕 “正人君子” 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他们在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曾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等迫害学生的行为辩护,攻击参与学潮的女师大师生。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北京《大同晚报》在1925年8月7日的一篇报导中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5〕 通人 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人。这里讽刺陈西滢等人。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1925年7月25日)发表的《孤桐杂记》中曾称赞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

〔6〕 华盖 古星名。《宋史·天文志》:“华盖七星,杠九星如盖有柄下垂,以覆大帝之座也。”旧时迷信的人有华盖星犯命之说。

〔7〕 “党同伐异” 语出《后汉书·党锢传序》:“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1925年12月12日)的《闲话》中曾用此语影射鲁迅说:“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

〔8〕 “公理” 在北京女师风潮中,陈西滢等曾组织“公理维持会”,以“公理”的名义支持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反对女师大师生复校。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

〔9〕 “以待来年” 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10〕 文士们 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他们都曾留学英国,常以研究过莎士比亚而自傲。徐志摩在1925年10月26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曾谈到他和陈西滢、丁西林在观看中国艺人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时的“自大”的心态:“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认为这种“自大”使他们看不起对莎剧的“古戏新演”,是应该“自省”的,因为英国人的莎剧“新演”也很“有趣”。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 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

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11〕《莽原周刊》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1925年4月24日创刊于北京,附《京报》发行,同年11月27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1926年1月10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1927年12月25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该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批评。鲁迅在《两地书·一七》中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12〕绿林书屋 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聚集农民起义,号“绿林兵”。后来以“绿林”或“绿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192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 and 现代评论派一些人,曾辱骂鲁迅等反对章士钊、支持女师大学潮的教员为“土匪”、“学匪”(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和《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作者因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1]

一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藁，则欧文^[2]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姬纹，对于托尔斯泰^[3]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孀丝苔也。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 姓郭；Wilde 姓王；D'Annunzio 姓段，一姓唐；Holz 姓何；Gorky 姓高；Galsworthy 也姓高，^[4]假使他谈到 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 rky”^[5]的了。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6]，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7]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镭，镱，锡，错，矽^[8]，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拉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萬两”拼成一个的怪字^[9]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10]。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

* * *

〔1〕 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25年1月11日、2月12日北京《京报副刊》。

本篇第一节发表后,即遭到廖仲潜、潜源等人的反对,作者为此又写《咬嚼之余》和《咬嚼未始“乏味”》二文(收入《集外集》)予以反驳,可参看。

〔2〕 欧文 英美人的姓。如美国有散文家华盛顿·欧文(W. Irving, 1783—1859)。

〔3〕 托尔斯泰 俄国人的姓。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4〕 Gogol 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曾有人译为郭歌里,俄国作家。Wilde, 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D'Annunzio, 邓南遮(1863—1938),曾有人译为唐南遮,意大利作家。Holz, 何尔兹(1863—1929),德国作家。Gorky, 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苏联作家。Galsworthy, 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

〔5〕 “吾家 rky” 即吾家尔基。旧时常称同宗的人为“吾家某某”;有些人为了攀附名人,连同姓的也都称“吾家某某”。

〔6〕 《百家姓》 旧时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宋初人编,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以便诵读。

〔7〕 原质 元素的旧称。

〔8〕 铍,镱,锡,错,矽 化学元素的旧译名。其中除锡外,其他四种的今译名顺序为铍、镱、铈、硅。

〔9〕 “黄金萬两”拼成的怪字,其形如“鷺”。

〔10〕 仓颉 亦作苍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汉字最初的创造者。

青年必读书^[1]

——应《京报副刊》^[2]的征求

青年必 读 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

1925年1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对后一项所作的答复。文章发表后,曾引起一些人的诘责和攻击。后来作者又写了《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可参看。作者在1933年写的《答兼士》(收入《准风月谈》)中谈及本文的写作背景及主旨,亦可参看。

〔2〕《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1924年12月创刊。《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报纸,1918年10月创刊于北京,次年8月曾被段祺瑞查封,1920年9月复刊,1926年4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